四六叢話

四六叢話卷二十七

烏程　孫梅　輯

談諧十九一

自來慧業文人筆舌互用顧以口吻生花難於毫端浣露者取辨於俄頃之間涉趣於無方之域自非積卷塡胸靈機脫口思滯則失敏才儉則鮮通口才筆才熊魚不能兼嗜世說俗說溲勃亦所取資匡鼎解頤談不厭諧季主捧腹諧而善談至若抵掌華屋之下絕纓優笑之傍賭四筵而旁若無人喙三尺而舌不罥語有是哉談固游揚之助而

諧亦滑稽之雄乎魏晉而下善清談者尚名理非叶宫商務詼諧者多微言寧成組織自選學盛行詞華聿振步搖條脫的對天然戰栗羽毛數言殊雅北海之美順流而靡淮東吳之哈引伸而莫竟謝辭璣語蔚映吟壇熱熟杜園流傳雋永是則談何容易或見巧於因難諧乃不窮更應機而闘捷也雖然談有虛實之分諧有雅鄭之異樵夫騰笑曾何慕於羣居虛與實之分也白圭自儆聊游情于善謔雅與鄭之分也是以富鄭公辨酬累卵樽俎增輝唐舉子響荅三條風簷生色閒徵雅令蒐

經史之英詞偶寄春聯得沂雩之佳趣是實而非虛者也至若楊尤以厥姓互嘲時父以其名相戲或裁翦經文而不切本事則無工或杼軸新意而都無成處則不貫此虛而無實者也東陽芭蕉之彈何郎鯉蟹之議固已獨出巧意不蹈古人又東坡試穆父以傀儡之制西山戲梅亭以竹夫人之封茲不假兢思立抽妙緒自成文理頗耐研尋斯皆雅而非鄭者也他若顧兔續貂之句犬蹲鴟拂之詞徒增嗤噱無益心思是又鄭而非雅者也學者遺其虛課其實肄其雅放其鄭剖讔射覆踵嘉

文於前逐貧送窮振芳塵於後庶幾談非復老生之常而俳不爲聖人所禁也哉

敘談諧第十九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元作宣許改）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一作雜）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臯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元作媒謝改）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元作大）因俳說以著笑（元作茂孫改）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推（疑誤）席

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
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一作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
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
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元作茂朱改
胥靡之狂歌歟文心雕龍

宋濟老於辭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
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
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譏宋濟曰白袍何紛紛答曰爲朱
袍紫袍紛紛耳摭言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

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歸田錄

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承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 雲仙雜記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末送肇有啟謝曰巨鼇屭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慙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在一作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摭言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謀書所

謂十三十四者皆俊性者是也張無盡過黃州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一作往壻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卽續之爲小賦云道得徵草鄭趙姓稱孫姜閆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于冰淸之側三英粲兮春渚紀聞

粲先生謂坡公也

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治其罪滕公爲丐免守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詞曰僧旣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摶飯引來猶掉

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

梁溪漫志

蜀人任子淵好詼諧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老學菴筆記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

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墨客揮犀

嘗有秀才因盜絹被執以試賦獲免其警對云窺其戸而閒其無人心乎愛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　同上

張文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既又爲時中齋長其人耿小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文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入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

妙聞者絕倒又私試闕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恥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爲也 齊東野語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某疎儁尚氣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已譖于太守將誣按致之深文先大父爲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發廳掀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炫甚喜因詣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

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適守下數十人無不絕倒
寓簡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忽見之怪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爲對曰佩蕙紉蘭已是青山獨往採芝食柏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倏不見 同上

余道子端蒙鄒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已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壻其意未決一日余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驚殘子能對否余應聲曰黃鸝百囀曉風清宿醒消盡

項大喜郎以女妻之 游宦紀聞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鐫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荅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撥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老學菴筆記

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歷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

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遯齋閒覽

筭石林此論大謬詞賦固以的對切事爲上要歸於雅馴乃佳如唐人尺波賦曰躍常厥之鯉斗未能容巧而尤雅故爲妙絕如成湯云云更成何語可謂效西子之顰學邯鄲之步者矣況天下未有文體可笑而猶得以對偶用事見長者也石林誤矣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緣坡竹注王褒

髯奴詞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青田之苗撥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所作褒所著者僮約耳野客叢書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余以爲烏有子虛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爲怪子厚獨愛之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此者觀蜀志先主嘲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穎傳萌芽此

意其開如曰自結繩以至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綬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同上

治平中御史有抨呂狀元溱杭州日事者其語有歡遊爛熳之間家家失業樂飲西湖之上夜夜忘歸執政笑謂言者曰軍巡所由不收犯夜亦宜一抨 湘山野錄

孫樵送茶與崔刑部書曰晚甘侯十五人遣侍齋閣此徒皆開一作請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

月潤雲龕之品愼勿賤用之 清異錄

往時科場例寬試官有在簾下看舉子作文者故傳三條燭盡燒殘士子之心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之語但場中不許見燭豈有試官自謂三條燭盡之理此蓋五代夜試時事也五代特貢貞固謂晝短舉子文字難了因請夜試許用三條燭故韋貽永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此亦夜試之詩于此可見矣 甕牖閒評

用驢磨麵見六朝宋袁淑俳諧文驢山公九錫云嘉麥既熟實須精麵負磨回衡迅若轉電 猗覺寮雜記

何允侈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䱇之就腊驟于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艸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於襄陽天保中為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為䱇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䱇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粽（一曰糁）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慙冬鯉常恐殆服之

詣每慨鑑巖之譏是以潄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腨恩加黃腹方當鳴鼉動椒紆蘇佩欓輕飄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絲蓴之中逍遙朱唇之內啣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詔荅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玆選無勞謝也 酉陽雜俎

濕謚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園閒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

或識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脚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 南唐近事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戸冠軍侯不惟對偶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後山詩話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强記辭辨縱横有安鴻漸者文詞儁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出鄭谷詩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六一詩話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非可以戛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余嘗以其語戲作一聯一作聯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和之至合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拊掌捫蝨

新話

余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工主簿之館沈以余買飯於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卬旅食大槩具爲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余應之曰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爲祕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箇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 容齋四筆

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箠畫地起草曰喃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爲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怳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怳兮其中有諒犬蹲其旁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鴟拂也衆大笑乾𦠆子

錢穆文試賢良對策曰東坡晚往逆其歸置酒相勞舉

令穆父得儡傀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復齋漫錄

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云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之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王直方詩話

趙令時字德麟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毛之土而詠無言之詩蓋時字也坡云且教見處使不得 同上

李公甫謁眞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衞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保抱攜持朕不忘乙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其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稱賞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爲凉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鶴林玉露

宋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公甫以學士當筆以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兆時方有蜀警人咸賞其中

的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靚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因借同寮船家人而坐計傭者有作絲鞋而坐剩利者降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爲河北提點刑獄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啓事敘其意略曰弊室數椽聊避風雨先疇二頃粗足衣糧逭回自在赴筵到處不妨聽樂倩得王郎伴舅且免計傭貲了黑黍新絲不憂剩利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同

爲青宫寮采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諧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祕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　鶴林玉露

有士人誤中秋賦求人作謝啓戲與一對云蓮花裏點燈偶然而已草屋上失火茅著可知　侯鯖錄

傅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熟視笑曰七十八八下八材　同上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謂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云親兹貴耇之狀類我嚴君之

容試官大噱 談苑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有恆儒者貢所業舉止凡下陳玩之曰試請口占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爲輿賦誦破題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子此賦久矣明非下句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門乎滿座大笑 湘山野錄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漾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有一身淋漓滿額叔嘗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溺蔡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游 行宋佳話

或傳當鄭公奉使遼國遼使者云蛋登箕子之峯危如
累卵答曰夜宿文人之館安若泰山又曰酒如線因針
乃見富答曰餅如月遇食則缺 玉壺詩話

倪若心爲漸詩孫聲早播遠之吉州謂宗人太守郎中
邁邁曰魏文惜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
之盛如此 全唐詩話

案邁謂滕邁也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
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爲諮議參
軍幼聰明卽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

功亦資婭人之力雜朋編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蕘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旋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閧哂摭言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晏丞相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少溫習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

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當君竟倒繃孩兒矣　東軒筆錄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有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歎伏　雲麓漫鈔

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脛脡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鎚之錄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應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履上殿王德

就擒此士人得以作詔免　貴耳集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繩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諭文風寖衰故士林相傳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既云至雁

當灼知此可以斬渠也歸潛志

四六叢話卷二十七畢

四六叢話卷二十八

烏程 孫梅 輯

總論二十二

文之時義遠矣侈言博物積卷徵長刻意爲文清言入妙尚心得者遺雕僞以爲堆垛無工富才情者忽神思則日空疎近陋各競所長人更相笑僕以爲齊既失之而楚亦未爲得也夫一晝開先有奇必有偶三統遞嬗尚質亦尚文蔚縟爲花色香自別惟自受釆真宰有存西漢之初追蹤三古而將軍有奇木白麟之對兒寬攄奉觴上壽之辭胎

息微萌儷形已具迨乎東漢更爲整贍豈識其爲
四六而造端歟踵事而增自然之勢耳六朝以來
風格相承妍華務益其間刻鏤之精昔疎而今密
聲韻之功舊濫而新諧非不斐然於斧藻之工而
亦微傷於酒醴之薄矣夫瑰麗之文以唐初四傑
爲最而四子之中尤以王氏子安爲尤五雲太甲
千古莫識其原七曜中階一公僅通其說而落霞
孤鶩妙極天然畫棟珠簾非由故實所以多多益
辦者乃其乙乙獨抽者也至擺落四六恒蹊一追
古文超妙實歐陽倡之而蘇王繼焉跡其高文淳

意罔弗牢籠至於俔字助語皆有成處惟其烟墨之淬千洗而無痕芍藥之和一噉而畢散所以不著一字者愈徵博極羣書也然則畫家有南北二宗禪門有頓漸二義各有歸趣微得端倪善夫東坡之論曰入都市而總百貨必有一物以攝之故文以意爲之統宗則是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也山谷之論曰織廻文而成七襄必得錦機以就之故文以機爲之驅駕則是秋御執綏而交衢之舞作也極而論之行文之法用辭不如用筆用筆不如用意虎頭傳神添毫欲活徐熙沒骨著手成

春此用筆之妙也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
正對爲劣此用意之長也隸事之方用史不如用
子用子不如用經九經苞含萬彙如仰日星諸子
總集百靈如探洞壑此子不如經之說也南朝之
盛三史並有專門隋唐以來諸子束之高閣而摛
摛稍廣理趣不深此史不如子之辨也苟非筆意
是求而惟辭之尙非無纖穠謂之勦說可也若非
經史是肄而雜引虞初非不奧博謂之哇響可也
錄集諸老先生之說而輒附管見如右敘總論第
二十

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閒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

杜銓傳銓族孫裕字慶延位止樂陵令子正元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内惟正元一人應秀才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 北史

庾信傳東海徐摛爲左衞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旣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 周書

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爲算博士 全唐詩話

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壺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王蜀先主圖伯凮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侯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羇寓成都爲侯公彰

恤甚德之其牌書卽馮涓極筆也侯有謝書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修牋表坐了檄書 北夢瑣言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奏牋歲久轉厭以掌記牌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稱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暇求見有耳未聞盍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有鳳鳴

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若者體效其筆爲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鋒穎悶其緘題表章行行然空其見忌而取禍也（同上）

唐相國裴公坦（一作垣）大和八年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出謝座主辭歸鄠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惟啓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相（同上）

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

大槪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荅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下者乎山谷題跋

世傳孔毅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有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沖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夫所作蓋魏泰碧雲騢之流耳 容齋隨筆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

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穽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韝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用范蠡范睢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睢之得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

舉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嘗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旣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泣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釆五百里衞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誥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時井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維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

於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曰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堯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歷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啓荅羣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不以見疑然君命在門[illegible]宜爲之不受鄰郡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illegible]事鄰守馳啓來謝荅之

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金虜之計
汪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爲中書舍人試潭
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
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
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譏蹙網禽而去
面之三亦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國立諸臣狀中輒書
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貴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
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駐孟五行之說豈
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曰雖天奪

其喪坐慼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秘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卭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八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閒纔七八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調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

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同上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膚謹秋防衮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維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惋惜之意至矣王太寶致仕詞曰閔勞以事聖王隆禮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義太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

邈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為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為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何曰但驚奎璧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亦忝此遴代福州謝歷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

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彖曰之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彖曰之動故曰君子於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鑒於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積一作接組紛之貺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棄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

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棐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尉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事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果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為我公彼葢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望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葢因有諷議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型蔚

爲劉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差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
心齊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
政書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
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蔡資政辭召詔曰見
晛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盍會於風雲賜史
大觀文以淅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
都之行莊助爲侍中始奉會稽之討吳璘在興元修塞
兩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
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犀
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郤

陵竟謠云反乎覆陵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荅詔曰不見賈生茲趨長沙之召旣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絫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荅蔣丞相辭免曰永維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孰敢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

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鬭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貌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後惟明黼座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啓中興迯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

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衞尉吳挺與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意廣平開東海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磾仕漢秺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壯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諡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

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以
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虎之門竟失
戍營之校尉向超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
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
上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
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
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尊
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
乖告朔之禮瀆川神加封詞曰翯飛龍兮靈之斿具嚴
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絡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

詞曰想青城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於
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
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
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者定和
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
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猶仕於晉曰魏方
開門戶之辯娶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
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
於人者侔於天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
地受子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

舉遼引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奬
諭吳珽詔曰閫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
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
獨冠皋伊之倫魁廣廈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荅詔
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爲
王而西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
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貽謨
批以早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閒則旱告證已深雖
三日以往爲霖憂端未貰餘不勝書惟記從兄在泉幕
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啓曰襟袂相

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章書記詩句偶爾整齊用之故併記於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不足爲外人道也 同上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爲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告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詔制

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博學鴻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子兄弟

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惟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傳景仁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已過矣同上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序記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沒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沒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

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容齋四筆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予官福州但爲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牋啓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爲之因又作他用者兩三篇每以自愧鄒忠公爲潁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隆節致語辭不爲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謝之前輩

風節可畏可仰如此同上

自屈原詞賦假爲目者問荅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沖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取賓主必假逸羣公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元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沖漠公子徇華大夫之

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先生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摶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翾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　容齋五筆

李商隱儷偶繁縟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爲序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怪詭宋景文序傳中云譎怪則李商隱蓋以此　郡齋讀書志

商隱四六藁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聲律筆畫雖眞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尙也　宣和書譜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衞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常新宣和末罪己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宣公語字文叔通詞也（四六談麈）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

進暮年表奏益工但傷巧爾　後山詩話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旣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敘云爾　聞見前錄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自嘉泰嘉定以來百官見宰相盡不納所業至端平銜袖書啓亦廢文人才士無所一作有自見碌碌無聞者雜進三十年間詞科又罷兩制皆不是當行京諺云戾家是也不過人主上宰相一作臣下一啓耳初無王言訓誥之體如拜平章二相三制豈不有愧

於東坡如改元災異罪己諸詔豈不有愧於陸贄因讀
陸放翁南唐書李王小國耳自有陶穀徐鉉錢王尙有
羅隱不意堂堂中國不能得一士如小國之陶徐兩浙
之羅隱者良可歎也貴耳集
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宴命
子復譔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詢司謁者曰誰爲之荅曰
新任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別後子復一向宦
湖湘閒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滿造朝謁光
範季海時爲元樞詢子復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復以兩
編獻一日後殿奏事畢阜陵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

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爾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曰此人有近作可進來季海退以所獻繳入翌日上謂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嘗觀之可喜蓋欲置之三館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轄徐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閒則人無閒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齊東野語

跋熊舍人四六後裕陵見伯通外制手批付中書曰熊本文詞朕自知之荆公亦日讀熊君奏報如面相語放

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惟恐不速諸公但知目前事勢不得不爾然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闢之則又曰以毋變子此皆非真識事體者惟拔公訓詞獨能推本於神宗一作考欲爲而未能之意文覽夫范堯夫韓子華孫知一作和甫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朝付託爲詞而用楊元素陳彥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惓惓於先帝之約束溫文正公以識新法不合去終元豐不起而臨眞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被遇神考致位宰席其南遷

之詞亦曰此先皇帝之意至於熙寧宰相之卒不過曰四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未嘗深詆之也今覩公辭中書舍人（四字一作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識慮深長而有託也使時賢而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章先志而弭後變（一作憂）矧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講憤悅於安上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凡卽於元祐諸賢者又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受先朝之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爲是詞也　鶴山題跋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石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後山詩話

元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爲體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篇章操引謠歌曲辭調皆詩人六義之餘彥周詩話

王豐父待制岐公丞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家世所見者表章序記應用之文耳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同上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儷之詞楊文公始爲西崑體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學者宗之 雲麓漫抄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野老紀聞

石林凡看書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同上

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筆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傳謂斟酌六經參考衆論然則文章自六經者上也其次亦各有所祖而因時爲變態劉夢得與柳子厚

論平淮西碑若在我手嘗學左傳蓋如左氏敘謀帥事而爲之也不有所法不足明文章相如美人本於好色退之送窮出於逐貧杜牧晩晴藍本小園歐公黃楊實則枯樹其他往往如是未可以一二舉也秉筆者詎可易哉 續骫骳說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於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獺祭魚宋楊大年爲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掇拾人謂之衲被 西軒客談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則搜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

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皆生則傷於奧澀皆熟則無工四六話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爲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冕大歷四年歿八年子厚始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復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彬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

宋景文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荅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荅今亦不傳則遺文散佚多矣　困學紀聞

鄭毅夫　若璩按毅夫名獬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　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嗜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　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同上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云善爲文者富

於萬篇貧於一字若璩案雕龍又云易字艱於代句 同上

辭學指南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傅公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覈之則蔚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同上

攻媿樓公曰申錫赴宏辭多用奇字已在選中用僻訛字而有司以爲犯廟諱嫌名而罷之 同上

徐子儀試垂中以一字疑再試以一事疑 同上

倪正父曰前人援引經語欲合律度截長爲短避重就輕一字之間必加審訂 同上

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詞用負黼扆憑玉几岑象求云

非所當用以祝壽劉子明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更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爲嫌旣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亟易之陳述古草明堂赦文用奉祠紫宮語犯俗嫌陳去非草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者以爲事涉人君陳自明草右相制用昆命元龜倪正父謂人臣不當用乞貼麻又腦辭用故國之有世臣雖有孟子出處後來引用多以爲不祥事宜曰天生賢佐國有世臣便無瑕疵矣詞臣草貴妃制用釐降二字佗胄制用聖之清聖之和皆犯公論綦北海草吳玠制云陸海神臯旣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

蜀道之難辛炳奏玠方屏蔽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
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遂改秦川爲秦中德
壽宮慶典吳挺之客草賀表有揚命二字蘇嶠之曰導
揚末命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洪景盧紹興中作謝歷
日表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
章於庶證乾道中外郡采取用之洪曰今光堯在德壽
所謂考者何哉張文潛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謂表
用我字大無禮洪景盧草冊制曰無以我公歸兮大
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胡云瞻
儀而單將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楊文公於契丹

若書用隣壤交權不免以字嫌又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開禧用兵詔諭天下首聯云匹夫無不報之仇何其陋也劉炳草嘉王制用烝烝孝友之風言者謂烝烝之語何自而出始誦書者皆能知之命辭立意可如是乎汪彥章草赦書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余獲已議者謂弁道君數之不應曰祖宗信乎作文之難也 同上

夏文莊曰美辭施於頌贊明文布於牋奏詔誥語重而體宏歌詠言近而旨遠 同上

黃山谷曰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又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 同上

廖明略曰四六須要古人好語換却陳言 同上

朱文公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 同上

韓子蒼曰爲科舉之文已略倣依三代之體則他日遣言立意自當不愧古人 魯連之檄過於長戟勁弓陸贄之詔賢於元勳宿將文之不可已也如是裴晉公不喜於平淮而喜於韓愈之碑李衞公不喜於平潞而喜

於封敖之制非功之難能明其功之爲難也同上

西山先生曰傅公景仁以詞學進黄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虞雍公亦謂其璞玉而加琢也昔雲龕述初寮之文有曰幽眇透射若貫珠隙明麗整飭若截綺只求於公文亦云同上

汪彥章謂傅自得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同上

辭學指南序博學宏詞唐制也吏部選未滿者試文三篇賦詩論中者即授官韓退之謂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然名相如裴陸文人如劉柳皆由此選制舉又有博學

通議博通墳典學兼流略辭擅文場辭雅文律辭標文苑手筆俊拔下筆成章文學優贍文翰秀逸辭藻宏麗文辭清麗文辭雅麗藻思清華文經邦國文藝優長文史兼優之名皇朝紹聖初元取士純用經術五月中書言唐有辭藻宏麗文章秀異之科皆以衆之所難勸率學者於是始立宏辭科二年正月禮部立試格十條章表賦頌箴銘誡諭露布檄書序記除詔誥赦勑不試又再立試格九條曰章表露布檄書以上用四六頌箴銘誡諭序記以上依古今體亦許用四六四題分兩場歲一試之大觀四年五月以立法未詳改為辭學兼茂科除去檄書增入制詔仍以四題為兩

場內二篇以歷代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蓋質之古以覘記覽之博參之今以觀翰墨之華宣和五年七月職方員外郎陳磷奏歲試不無幸中乃有省闈附試之詔由是三歲一試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請別立一科七月詔以博學宏詞爲名凡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古今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一古一今三歲一試如舊制先是惟有科第者許試至是不以有無出身皆許應詔先以所業三卷每題二篇納禮部上之朝廷下中書後省考其能者召試其取人以三等蓋是科之設紹聖嵌取華藻大觀俶尚淹該爰暨中興程式始備

科目雖襲唐舊而所試文則異矣朱文公謂是科習諂諛夸大之辭競駢儷刻雕之巧當稍更文體以深厚簡嚴爲主然則學者必涵詠六經之文以培其本云 辭學指南

後村劉公曰四六家以書爲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料多而不善融化流爲重濁二者胥失之 同上

東萊先生曰作文固欲多不甚致思則勞而無功不若每件精意作三兩篇謂如制文武宗室建節作帥各作三兩篇其他詔表箴銘頌贊記序之類亦事事作三兩篇皆須意勝語贍與人商榷使無遺恨則能事畢矣初

作文字須廣以示人不可恥人指摘疵病而不將出蓋文字自看終有不覺處須賴他人指出凡作四六須聲律諧和若語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瀏亮李漢老曰為文之法有筆力有筆路筆力到二十歲便定後來長進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杜牧之曰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采為兵衛陸士衡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李文饒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朱文公曰古人作文多摹倣前人學之既久自然純熟韓柳荅李詡章中立書可見其用力處歐陽公曰為文有三多看多

做多商量多 同上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同互處者危亂傾覆之類通考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申一作中謝為叙謝初以為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為改書中崩亂十餘字奏於朝哲宗嘗書鄭谷雪詩于扇亂飄僧舍茶烟溼改亂飄為輕飄 清波雜志

為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 同上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語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子瞻作呂申公

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溫潤閑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何爲工於是相與裒次排比預蓄以待用不問切當否一作如何其龐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掃地矣避暑錄話

案此條論駢體之弊甚當又案穀山筆塵云漢唐贈荅詩不必知其爲誰而一段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

不足以當之近代之詩必點出姓名官爵地名以爲

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其論亦切中并錄之

東方朔始作荅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猶一作出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荅賓戲東京以後諸賢釋誨一作譏應問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據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卽荅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

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鼻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諸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同上

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靑門無外事尺地足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淸風對紅雨或以靑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皆老於文學而

見於騈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臨應行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螢雪叢說

左傳晉鄭焉依今讀爲延字非嫣字也然觀庾信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爲嫣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嫣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嫣如於焉嘉客於焉逍遙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爲二音河北混爲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庾信謂靡

依則失其義

野客叢語

晉書載陸遜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蓴羹但末下鹽豉耳觀此語則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末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僕謂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衞梁太子啓

曰吳愧千里之尊蜀慚七莱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羮萬丈名膾其見稱如此 同上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襲古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澁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句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闇於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 歸潛志

洪氏遊試克敵弓銘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硯水密謂洪曰卽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司以爲

神洪獨不記太祖卽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寧皇試宏博之士於類試所時徐鳳少監與令宗簿劉濬然俱試徐訪知主司有欲出唐曆八變序者合用一行禪師山河兩界曆以爲據時鮑明法華字瀞之爲廷評明於曆學且朝廷方用以修曆鮑爲劉里人徐謂劉曰君盍訪鮑借兩界曆吾二人共之劉唯唯翌日訪鮑得兩界曆具知其詳不復與徐共及試巳迫徐自訪鮑借曆鮑語徐曰只有一草本從周（原註劉字）持去數日矣及試之日果出曆序劉甚得意自以爲卽神臂弓比徐于敍末但略云亦有一行兩界曆以非正史所載故不

書時祕書陳璧閱卷陳素不習詞學閱劉卷方以獨用山河歷事爲疑又閱徐卷謂非正史所載批劉卷首云六篇精博文氣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兩界事似失之贅是歲劉徐俱黜其後徐又試六篇俱精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孚尹二字以尹爲平聲凡用經釋音當以首釋爲証用史釋音當以末釋爲証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側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於隔聯上一句四字內亦何傷於音律主司過矣公論屈之余嘗訪眞文忠公席閒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文忠荅以試者二十八皆曾來相訪昨某閒教人謄得貢院草卷本

出來內一卷佳甚且自純瑩此人如何不來見某且如謝賜金水滴硯尺破題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闈考校必是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篇純瑩天下固有人才予謂文忠曰莫是徐子儀（原注徐字）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儀未到這般純瑩處揭示則徐卷也徐試三家星經序備記廿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圈主司驚異已寘異等而末篇贊用周禮巫（原注音筮）咸爲証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眞本其習此科且同硯席文忠已中異等爲玉堂寓直徐三試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猶爲親奉祠反爲冷官眞出漕江東徐始得掌

故徐後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監遲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稱於鄉惜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 四朝聞見錄

嘉定間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郡一作舉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予載之詳矣水心先生著爲進卷外棄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既已爲詞科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

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於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葢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能之而已矣先生外稾葢草於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於嘉定間雖先生本無意於嫉視詞科亦異於望風承意者然適値其時若有所爲文忠眞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葢得於里人張彥清之說以先生之文失之支離文忠得先生習學記言觀之謂此非記言乃放言也豈有激歟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素冠欒欒方畢三年

之制赤舄几几爰新百揆之贍又謂史相曰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諶斯當毋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其圖旣庶旣富之功撫諭江西寇出赦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焚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屬可限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賞蓋文忠旣入劄廟堂謂二恖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云 同上

忠定季子崇實閒因與予商攉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閒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

儷或謂先公曰或出於他人之手則難於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崇實爲相家賢胄遊京慎爲元僚有儁聲而誠實出於天性眞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同上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伋作四六談麈王性之銍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然談麈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服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又云叔祖逍遙公謝顯道也初不入黨籍朱子發震內相以

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彼爲作謝啓云刻石刊章偶逃部黨案具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令蔡處厚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道崇寧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爲請於朝復得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具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之 梁溪漫志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

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
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
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
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
贄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贄
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
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
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
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
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

即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郄注稍加校正纔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效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獮彼西羌改作慣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沖人坐守成算而蕞𧿹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

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寃遠同疆漢雪渭水之恥尚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同上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還西京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舉燕許文極嘗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

許槃城遺言

學士備顧問司典誥凡天下之書一有所不觀何以稱職 辭學指南

葛文康公曰記問之博當如陶隱居恥一事不知記問之審又當如謝安不誤一事 同上

詩書須節一編以備四六之用長句作一處節如乃心罔不在王室學有緝熙於光明之類四字作一處如迄用有成熙帝之載之類兩字作一處如疇咨若時燕及之類 同上

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滅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為誤矣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尙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

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同上

洪遵忠宣公皓之幼子也作翰林學士有文名制詞有典式喜用艱深之詞以作碑記世亦以此寶之在鄱陽居先公在仕路亦相善其兄适丞相邁樞密先公亦與之相善 淵泉日記

雲龕四六佛語皆好但碑版文字體制求甚古雖欲斂事卻傷於多處然文字卻不摘裂雅奧溫潤可玩今刊

於黃州　同上

先公常談崔德符詩又稱王荊公四六好范致能字畫陸務觀詩歌周洪道四六洪景盧文章　同上

揚雄作太元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沖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啟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機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退之進學解乃同於客嘲近代歐陽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於晉問赤壁賦

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所自來矣　珊瑚鉤詩話

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文章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卽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卽不滅韓退之作五代史卽與司馬子長并駕作四六一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蓋得文章之全者　瑞桂堂暇錄

約房之府君既卒貧無以葬好事者爲作一疏求賻平淡簡易截斷衆流其起聯云有喪未舉行道之人忍聞見義不爲秉彝之天安在四六尤難作宋末如方岳李劉諸公駢花儷葉聯芳媲麗至有一句累十餘字則失其爲四六之體矣與其事異而句奇孰若句平而字雅

去陳腐取渾成方可以言制作之妙如近世徐耕孝辭郡倅請覲禮書末云招非其招士固且爲小相役則往役我未免於鄉人時以救役不及赴也用事切著對仗無出其右詩詞餘話

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捫蝨新語

北海先生文集序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儷之體亦復屢變作者爭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爲長句全用古語以爲奇倔反累正氣況本以文從字順便於宣讀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爲善也惟公

與汪龍溪追述古作謹四六之體至於今行之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叅知政事溫仲舒為鄉弟及他語尤鄙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為恨後於上殿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姻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詞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賜坐改容所執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

公起再拜　澠水燕談錄

案忠定乖崖先生謚也

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眞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似一篇好策耳　鶴林玉露

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既召試館職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子瞻復不落策而試論三篇　避暑錄話

姜夔自述書云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 齊東野語

東萊先生曰凡作四六須聲律協和若語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瀏亮上句有好語而下句偏枯絕不相類不如兩句俱用常語 辭學指南

程門高弟如道遊公楊中立游定夫皆工四六後之學者乃謂談經者不習此豈其然乎 四六談麈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爲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讀書爲他文 一云不暇習爲他文 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故學者止工于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朙有登

第後始讀書爲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爲古學以著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爲科舉之學者疾之爲仇讎若分爲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者目舉子爲科舉之學爲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爲任子弟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國家初設科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爲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于習俗止力爲律賦至于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于爲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

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爲有司方于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于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以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每貢舉非數公爲有司則又如舊矣 歸潛志

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弊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氣喜爲奇異語者往往遭紬落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閑閑爲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變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疎然詞藻莊嚴 詞藻一作雕藻 絕俗

因擢爲第一人擢厤知幾爲策論魁于是舉子輩譁然愬于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譏之臺官許道眞奏其事臺官一作臺省將覆考久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衆始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爲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爲第一於是舉子輩復大譟盭史之賦比李尤疎第以學問詞氣見其爲大手筆又賦中多用禽獸對屬衆言何考官取此賦爲魁盭其中口味多也又目可號學優爲百獸家一作百禽家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譏者亦息嗟乎士皆安卑習陋久矣一旦見其有軒昂峭異者其怪駭宜哉夫科舉本以取天下英

才格律其大約也或者拾彼取此使士有遺逸之嗟而

趙李二公不徇衆好獨所取得人彼議者紛紛何足校

也同上

四六叢話卷二十八 畢